



【册】

情生以南^下

南城旧事，当时那年

谁家MM◎著

这所谓戒不掉的，只是她在青涩抵抗，

他在擒获拿捏的，一场宿命繁华。

斑驳岁月里最怦然心动的一场温柔情事。

商场情场，谁在摆局，谁在执棋？

千万读者翘首期盼，谁家MM最新都市情感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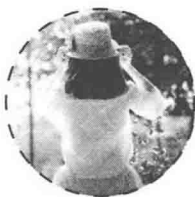
一山一水，娓娓道来，

细诉衷肠，此情不换。



情生以南^下

谁家MM◎著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12	感谢旧时光	/001
Chapter 13	物是人非	/023
Chapter 14	只求静好	/048
Chapter 15	缺爱的孩子	/075
Chapter 16	天造了他和她，却成不了一对	/089
Chapter 17	近水楼台耍流氓	/109
Chapter 18	并不是永远的再见	/140
Chapter 19	从此，天南地北；从此，只忆往昔	/159
Chapter 20	一把糖果	/189
Chapter 21	比更久还要久一点	/219
Chapter 22	花开时候想起你	/246

▶▶▶ Chapter 12

感谢旧时光

每天早上的公司里，阿年比别人勤奋许多，喜欢在办公区域忙碌，也许是刚开始工作觉得很新鲜，总之小领导指挥去哪她就去哪。

影子奇怪地问了阿年一句：“你跟乔辛她们住一起？”

阿年点头，说谎了，脸红。

这时小领导出来，把一份文件递给了阿年：“送去顶层，记得小心说话做事，你是新人，别给部门惹麻烦，好吗？”

本是听得脊背一冷，但小领导最后轻声的“好吗”两个字，让阿年觉得又很亲切。

阿年点头：“我一定会注意。”

小领导离开，影子问阿年：“我替你去？你不是今天不舒服吗？”

“没关系。”阿年拿着文件就离开了。

影子的表情瞬间复杂。

阿年抱着文件上了顶层，心里并没有惧怕，可能因为见的人是“自己的人”吧，容她小小地得瑟一下。

管止深办公室的门是打开的，外面没人，此时是午休时间。

阿年走过去，不经意地听见了张望的声音，张望提起了“李秋实”这个名字。阿年往前走了一步，又听到管止深说……补课老师。

李秋实，补课老师？

——阿年记得，这曾经是自己的一位补课老师。

很快张望就走了出来，看到阿年，微笑道：“来了，进去吧。”



“嗯。”阿年点头。

人走进，办公室的门关上。

管止深起身，伸手把她拉向了沙发那边，身高腿长的他坐在沙发上，把阿年拽得坐在了他的身上。

“上来见我，不激动？”

“每天都见啊。”阿年觉得再帅也免疫了。

管止深揉了揉她的发，眼眸温柔。

阿年问他：“你们在说我的补课老师？”

他想了片刻：“认识，没想到她以前是你的补课老师。”

“她是你朋友？”阿年好奇。

管止深点头。“算是。”

“哦……”阿年觉得好巧。

他又问了阿年一些工作上的事，有没有难处。

阿年表情晒晒，说，我总共上班两天，第一天来了，第二天第三天请假了，第四天上班来了，大家都是一副“你明天还会来吗”的眼神。

年纪稍长阿年一点的同事们，看阿年的眼神就是觉得这破孩子欠教育，刚毕业就进了这个集团，实属不易，孩子你得珍惜！在家父母当你是祖宗，在这里，除了你自己，资历深的谁都能成你祖宗！先苦后甜这顺序挺好，年纪轻轻不懂事别把顺序弄倒了，先甜后苦，到时候可有你受！

“她们对你这么说？”管止深蹙眉。

阿年摇头，“我自己分析的……”

管止深不知道表情该怎么对阿年严峻，不知道该怎么对阿年严格。

聊了一会儿，阿年说：“我真的要滚了。”

管止深点头，放开了她：“别滚，你慢慢地走。”

阿年——

到了楼下，小领导问阿年一句：“怎么交了这么久？”

阿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小领导笑：“是不是管总身边的女助理特别能为难人，架子很大？”

这个要成为她下楼晚的理由了吗？唉，阿年对小领导点头，心里默念了一万句对不起张助理……

“好好干吧，架子大是她的资本与权利，你如果也想那样，就认真地付出努力，辛苦难免……”说完小领导转身走了。

阿年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影子小声问阿年：“上去干什么了？”

“送文件。”

“然后呢?”

“等人签字……”

“然后呢?”

“……我就回来啦。”阿年一脸认真。

“……”影子

——BUG，聊天中到处都是BUG。

下班后，阿年急匆匆地跑出去，有人告诉她一条直达家中的公交车线路，早上和晚上出租车不好打，有了直达的公交车，阿年觉得无压力了。再也不给管止深半个把她丢在路边的机会。

公交车走了一半，阿年接到了他的来电，问她在哪里，阿年说我快到家了。管止深沉默，让她下车，在原地等。

“哦。”阿年准备下一站下车。

不到十分钟，管止深的车开了过来，阿年上车。

“不回家?”阿年问。

管止深尴尬，“约会……”

阿年咳——开始约会了。

本想看一场电影，阿年已经很久没看过电影，可管止深似乎不感兴趣，带她去喝咖啡了。

阿年觉得，一杯咖啡的价格能看好几场电影。

十几分钟了，沉默，管止深不解地问阿年：“怎么一句话不说?”

喝完咖啡走人，约会就这样?

“说什么啊……”阿年感觉很尴尬，不刻意地不说这是约会她还觉得好一点，刻意说这是约会，阿年浑身麻痹中。

好像相亲，对面坐的人是白马王子，阿年怕做错一个动作，说错一句话，她就从他心中的公主变成了小马夫，不要当马夫!!

不要怪她有这种怪想法。以前大街上和家里，两人相处都比较随便，这个喝咖啡的地方格调和音乐都太奇怪，导致她心里和大脑也开始奇怪。

管止深五官严肃，他想说点什么，发现，这么正式的，他也一样不知该说些什么改变尴尬气氛。

阿年说：“我，给你看手相吧。”

“你会这个?”管止深身体向前倾。

“会啊……”

阿年拿过他的手，皱眉，抿着小嘴儿，一本正经地用手指轻轻滑过他的掌纹，管止深全身好似被一阵电流击过，看着阿年的眼神，再次由深邃变得痴迷。这种垂涎，满布全身



每一个细胞，男性荷尔蒙因此一直在泛滥、泛滥。

“前一世你是什么，不太好说。”阿年叹气。

“没关系。”管止深饶有兴致。

“你的前一世，口才极佳，模样俊美。”阿年仔细看他的掌心，煞有其事地讲，“你前一世手执一把扇，一开一合，嘴唇在动，你整个人儒雅中透着几分妖娆，无耻下流中又带着几分文人的气质。”

“为什么无耻下流中带着几分文人的气质？”他问。

阿年说：“你是青楼里说书的！”

“……”管止深。

阿年看他，难道他还觉得冤吗？为何他的脸黑成那样？他上辈子除了是青楼里说那种带色书的，她真的想不出他有第二种职业。

旁边一声轻笑，阿年和管止深望了过去。

一个身穿浅灰色休闲裤和衬衫的男人，走了过来，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旁边。身体向后靠去，拿起自带到这桌上的咖啡浅抿了一口，对阿年讲：“止深的前一世，高中的时候就有人研究过，但你们两个的结果有一个相同点，他都出自青楼，到底是说书的还是当红男妓？碰过他的女人心里有数。”

“……”阿年。

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管止深问。

这男人转头看向了管止深：“昨天刚回Z市，打算找齐了人，大家再一起出来喝一杯。”

阿年听着两个男人说话，低头琢磨。

聊了很久，一个约会变成了两个男人叙旧，阿年一下情绪就低落了。

后来他们聊完了，管止深带阿年回家，约会这种事两个人都不太擅长，阿年纠结，到底要怎么约嘛。

第二天早上，阿年醒了没看到他。

阿年上班的时候，管止深一个来电都没有，一整天阿年过得丢了魂儿一样，管止深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奇怪。

不过昨天，那个老同学有提起过一个女人，现在那个女人也三十四岁，这个同学高中时暗恋过管止深，现在离异，带着一个孩子在新加坡生活，过几天要来Z市同学聚会，说要见管止深一面。

阿年等到了下班后，管止深还是没消息，阿年觉得自己也有脾气，是的，有，所以打给了乔辛。

问乔辛，你在哪儿？好，我现在过去，今晚住你那，周末两天我都要住你那。

乔辛点头，“OK啊！”

阿年下班到了乔辛家里，向悦一摔鼠标：“妈的，你那位管先生要强x你，把你吓得跑出来了么？”

“他在预谋对老同学下手，没时间搭理我……”阿年叹气，委屈的，被冷落的感觉真不好。

向悦：“什么情况？”

阿年的手机响了，看到号码，阿年接了。

“在哪？”

“乔辛家，不回去了。”

“……”

挂断之后，阿年生气地说：“他说让我在这住着，他要出差五六天，回来的时候再找我回家。

“他妈的，哪儿出轨了剁掉他哪儿——”向悦的鼠标再次被摔得嗷嗷叫。

阿年郁闷。

Z市某一处，管止深想阿年，无法，这会儿放下手机，只能专心打牌。

管止深修长好看的手指摸了一张九条，思考了几秒，打了出去，刚好，温文尔雅的某位心理医生需要。

得了一张想要的牌，心理医生开口道：“34岁这个年纪，恋爱，上床，就这两个步骤，多一个步骤都等不起了，真的。以我心理专业角度对你家小阿年的分析，你宠她，她会上天，你不宠她，她会上你。”

此话一出，某心理医生每打一张牌，斟酌几分。

上家管止深再没给他放过一张有用的牌……

管止深打牌的地方，一向禁止有人带乱七八糟的女人进来，所以，在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发雌性进来时，他撤了。

到了外面，管止深打开车门，蹙眉，伸手把西装外套搁在了副驾驶座上，点了支烟，伫立在街边。

深夜……阿年被敲门声惊醒。

乔辛和向悦醒转，互问：“谁敲门？”

三个人睡觉时把门都开着，直接可以聊天，习惯了宿舍中的生活，每个人住一间，就想凿开墙壁呢。

阿年见自己的手机在闪，振动中，拿起来看，看到是管止深手机号码，阿年说“可能找我的”穿拖鞋就跑出去开了门。

果真，是管止深……

“一晚都不行，阿年，我要带你一起出差。”管止深搂过阿年，浑身酒气，冰凉的嘴唇蹭着阿年的脖颈，“去穿衣服，回家。”



他决定，不再冷落阿年，不再折磨阿年，无所谓，几年都等了，不差阿年仔细了解他的这段日子，心理医生同学分析得有道理，也许冷落之后阿年就往他身上贴了，但他忍不了阿年不在身边。

呼吸着阿年身上的味道，刺激得管止深满口醉话：“你是要上天，还是上我，都成。”

阿年拧眉，他都醉得开始说胡话了，跟什么人喝酒喝成了这样？

到了家里。

开车的司机和阿年一起把管止深弄到了房间里。

司机很快离开。

管止深洗了澡，阿年也是，中间两个人一句话没有说。

睡觉的时候，阿年老实地趴在床上，俩小手在额头下压着，生气了……

管止深有点头疼，喝酒后做这种事的症状。

他拉过阿年，抱起来，阿年怎么挣扎，小身体也是被他一拎就起来了，不想看他，人被拎起来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俩手背面在额头上枕着，可是没趴着了，在他面前跪着了，他在床下站着。

“说说，你怎么了。”管止深扒开她的俩手。

“不舒服。”阿年把他扒开的俩手又重新归位。

管止深蹙眉：“哪里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阿年一个枕头砸在他那张俊脸上！

这个家里，存在一只强壮的老虎，一脸严肃地怒容而站。老虎的脚下，是一只刚出生小猫儿，张开小嘴儿喵喵叫，抬起一只爪子挠了挠老虎的一条腿，算是发火了。然后，老虎大人俯视脚下那只喵喵叫的小猫儿，在老虎眼中，它吹一口气，似乎都能把这个抬起一条腿站不稳的弱弱小猫儿吹倒，可是大老虎没有，大老虎转身，大老虎绅士地选择不睡床，让小猫儿得逞，大老虎去睡了另一间客房。

抱着那个砸过他脸的枕头睡客房。

阿年一个人趴在床上，闷闷的，一条腿用力踹掉了被子，踹到地上。十几分钟过去，大房子里没有什么声音，阿年趴在床上九十度转身，生气，又踹掉了一个枕头，然后，床上什么也没有了，生气地渐渐睡着……

次日清晨张望准时打了过来，开车到了小区外。

管止深的手机在阿年的床上，阿年摸过来，还没睡醒地揉着眼睛接起：“喂……”

张望第一次打扰阿年休息，时间太早了，有一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说：“阿年，管总在你旁边吗？有事情找管总一下。”

阿年看了看空着的大床，想起昨晚的事情，说：“马上，我去客房找他，他好像还没醒呢。”

阿年纯属自然反应，光着脚就跑去了客房。



张望笑得温暖，管总睡客房，想必，如今的日子是管总喜欢的。

阿年拿着手机，叫他：“你醒一下，找你的。”

管止深醒了，看到阿年拿着他的手机，抬手接了过来，拿起手机的同时，手臂也习惯地搂过了阿年在怀里，问张望：“过来了？”

“好，二十分钟。”管止深起床了。

他带阿年一起走向卧室，一进去，管止深就看到满地的被子，枕头，床单也变了形，转头看身边的阿年，光着脚站在那儿，不敢出声。

阿年平视房间内的一片狼藉，心虚。

管止深看了她好几眼，他想发火，阿年很欠教育，昨晚他离开房间她发脾气了？是不舍还是怎么？赶他睡客房是口是心非？管止深不希望有这样口是心非的事情再发生，他昨晚以为没任何问题，直接睡了，可她在房间生闷气，想到此，百转千回的成熟男人心怎么也发不起火，摸了摸阿年的头，他弯身去收拾了房间。

阿年见此，难过。

他捡起了被子和枕头，还有衣服，管止深走出来，手指按着阿年的头，滑向她的脖颈，把她抓去了洗手间，拧开水龙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洗漱，跟我一起走。”

“我真要跟你一起出差？”

管止深点头。

洗手间里，阿年洗漱完毕，看着管止深自己找出了出差要穿的衣服，以及旅行箱，紧接着，还有她的衣服和东西。

阿年觉得自己这个女朋友当得真不合格，立刻擦干了脸上的水珠，就去帮他。

“我来我来。”阿年拿出自己的衣服，带两套就够。

塞进去。

管止深去洗漱，阿年又积极地跑了过去，站在他身前，抢着挤出牙膏，抬头，一脸鬼灵精献殷勤的样子。

管止深接过。

阿年去收拾他的其他东西。

管止深微红的薄唇轻抿，也许他和阿年的相处方式是对的，收起了大男子主义，宠她，宠到她开始妻爱泛滥，这样心甘情愿地为他整理一切。

要的，不过就是如此生活。

阿年以为是头等舱什么的在等自己，上次只顾着哭了，坐头等舱忘了什么感觉。结果，管止深说他要开车去北京。

张望留守Z市。

阿年说：“我的梦想是，成为张望一样的女强人。”

管止深一边开车，一边捏了捏她胳膊的小骨头，蹙眉说：“张望如果是发电机，你顶

多就是一节南孚电池。”

“被你说得太悬殊了吧。”阿年边吃边说。

吃的是婆婆方云给准备的，然后小姑子给她来电，说其实这零食是她老妈从她房间里偷走的，一大包都悄悄搁在了管止深车上，管止深的车上，后备箱里，连日用品都有，这个老妈照顾儿子照顾得很好。

塞零食，是怕阿年路途寂寞。方云对阿年的好，一点一滴，阿年记得，真的记得。

管止深说，发电机和电池说法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只是告诉她：“发电机有发电机的责任，她的累是阿年你无法想象的。我身边的，认识的每一个强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总会为了一些什么而付出辛劳。我，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爷爷，父母，妹妹，为了你和将来的孩子。张望她生活得很辛苦，她却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苦。所以，阿年你不要盲目崇拜女强人。”

阿年被管止深说得有点心酸，听过张望的一些事，很苦。

管止深曾和江律讲过，他说，不认识张望的人，只看到了她在人前的表情有多光鲜，而作为认识了张望多年的朋友，有亲眼见过张望哭，男朋友病床前她哭得最凄惨，可是却哭不回男朋友的生命。

眼泪洗过的一张脸，还存在人前，已不易。

说起阿年部门的事，阿年实话实说：“我们部门的领导很公正。”

管止深挑眉。

小领导没有因为影子说自己有背景，就给予特殊照顾，一视同仁，看待人和事，都很客观。

“你能做到么？”管止深问阿年。

阿年摇头：“百分百客观我可能做不到，能做到百分之六十吧。”

管止深点头：“任何人都做不到百分百的客观，百分之九十已是难得。你的这个领导很年轻，她不是修炼多少年才做到这样，是属于骨子里带的。一个人成熟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对待人，事物，客观，你领导早熟，你……晚熟……”

阿年囧，其实我熟一半了。

一路上，其实最让阿年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亲自开车去北京？就算张望说过，他喜欢凡事亲力亲为，那也不至于爱上了开长途车，一定累啊。管止深跟父母住时，父母需要保姆，才一并照料了他一些，但他在国外读书时，习惯了一个人，美食，衣物，等等一切，亲手自理。

……没听说过他有开长途车的嗜好。

阿年已不记得，曾经的某一天，她做过一个少女梦，希望有一个男人，一辆SUA，荒芜的路上，抑或是繁华都市，男人能牵她之手，向前走。

她不记得了，管止深替她记得，认真开车，攥住阿年的一只手，然后，今时今日想起，管止深觉得，阿年那个少女时的梦，再给她配上一颗真心，如此，甚美。

阿年常常惭愧，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友，小性子真的太多，一时不好改，包括那些在外婆和舅妈面前不敢冒出来的叛逆，包括那在心头跳跃了22年却无处表达的顽皮。今日有的，阿年一直珍惜，她望向车窗外的景色，感谢旧时光，造就了一个如此的男人，给了她，且不论这给予是短暂，还是长久。

Z市。方默川自己的第一个事业，是和朋友一起合伙经营酒吧。

今日隆重开业。

乔辛她们都来了，捧场。

特殊地安排了一桌，里头上座儿！

乔辛对自己亲哥说：“这投资不会是坑默川吧？那人可在Z市干酒吧这行很久了，默川是头一次。”

乔易看了那边一眼，来往的客人多数他面熟：“难说，非哥干这个太久了，高中就不读书了混社会，认识的人太杂，鼓动默川入一股合伙儿，估计是有别的心思，他倒不敢坑默川，默川什么身份？非哥哪敢？”

“那就好，真怕默川着了谁的道儿，不过这家伙除了干架冲动，脑子还是比我们有。”乔辛说。

方默川应付完了一些熟人，过来这边，坐下，拿过左正的酒喝了一口，皱眉：“妈的，真累啊！”

左正给他又倒了一杯，注视闭着眼睛靠在那儿的方默川，雪白的颈，粉唇抿动时喉结也上下滑动，左正望向别处，呼吸。

撞了又修好的车，是方默川离家唯一的值钱物，打工，他发现自己也许不合适，况且母亲堵住了他的后路。他不知道做生意难不难，其实，除了已经习惯了混日子生活，其他对于他来说，都是崭新的，艰难的，不求这次入股有什么收益，只要不赔本，这样暂时生活着，一步步走下去。

“不是说不会放弃阿年的吗，怎么舍得了？”影子问。

众人都看向了方默川。

方默川喝了左正倒的那杯酒，今晚喝得有点多了，平时熟识的人，来了都要跟他喝一杯才算完。他头疼地说：“开窍了呗。”

“哈哈哈哈哈，喂？”向悦惊讶，“祖宗你第一次说话尾音带喂字你造吗……这充分说明你现在口是心非！”

“能让你开窍真不容易。”影子冷笑地说，低头喝东西，末了又嘀咕了一句，“你不是跟你妈杠上了吗，你怎么还用卖车的钱？”

向悦横眉，影子你不是找揍吧？

影子无所谓，说错什么了么，事实本如此。

方默川更无所谓，几字一顿地道：“没有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本事啊……”



乔辛转头看影子，“你不是打入我方的敌军吧？”

影子挑眉。

方默川头疼地站起身，捏了捏眉心，单手插进裤带中，转身吹了个口哨高唱：“心不在留不留都是痛……”眼底忽然含了泪，似乎是入喉的酒液不知怎么就进了眼眸里，染了眸底一片潮湿。

叫人，呼吸都难。

乔易转头时，看到一来人。

“方慈姐？”

左正点头：“是。”

方慈拎着包进来，站在门口处扫视了一圈儿，找到弟弟的身影，走了过去，服务员上前打招呼，只认出是个有钱人，倒不知这是谁。

方慈抬了一下手，制止了服务员的啰唆。

直奔弟弟。

方慈拍了一下方默川的肩膀，他回头。

乔易浅抿了口酒，润喉作用：“方慈姐找默川干什么？家中母上大人，又有什么苛刻的指示政策下来？”

众人摇头。

一旁的角落里，音乐声很强。方默川点了一支烟，皱眉：“你去吧，我就不去了。”

“怎么了，别告诉姐你没时间，开个破酒吧你当成正经事业了？外公让你过去，那是你亲舅舅的生日。”方慈严肃道。

方默川抬眼：“你和妈真势利，这关系也真搞笑，用人家了就叫亲舅舅，不用人家了就是姑父，倒是分得清远近，把别人都当傻瓜了？”

“你看着办！星期五下了班我司机开车过去，一起不一起你决定，外公可还不知道你跟家里闹翻的事，一家人都在替你瞒着，瞒得辛苦。”

说完方慈就走了。

方默川闭上眼睛……

北京的第一天，阿年一个人在酒店里呆着，看电视，上网，打发无聊的时间。管止深出去忙正事，说要晚上才回来。

上网时，阿年跟乔辛向悦聊天，说起了方默川的事情。阿年曾经总会对方默川说“分手”这两个字，那是非常生气和玩笑时，现在真的分手了，却不敢说出这两个字，她怕这两个字割伤自己割伤他人。

自始至终，阿年和方默川从认识到在一起，再到现在结束，很明了，方默川这五年多来从没说过“分手”这两个字，哪怕是阿年开玩笑时说了，他也认真地说：“不准，以后不准说这两个字了，太让人难受。”



阿年不说。

晚上七点多，管止深人没回来，听说还没忙完，他派了一个司机来酒店接阿年过去，等他一起吃晚饭。司机说，管总推掉了合作伙伴安排的饭局，阿年点头，哦，抬头，这司机真忠心，各种说管止深的好。

上车之前，阿年一只脚都踏上去了，又收回来，给管止深打了过去，小声地问：“你派人来接我了？车牌号是多少？”

管止深点头，派人接你了，车牌号，北京这边的车，他不记得那人开的哪一部，所以不记得。他问阿年，什么事？

阿年说，我怕上了陌生人的车，被卖掉。

管止深莞尔，他在临时组织的商讨会议中下不来，抬起文件夹，对众人以示抱歉，出去接了这个来电，打开会议室的门走出去：“卖了你，值几个钱？”

“不要开我玩笑。”阿年觉得他真是烦人死了。

“不过，人贩子只有把你卖给我，才能得个高价——管止深无限期回收阿年……”说完他让阿年把手机给司机。

他跟司机说了几句话，阿年窘迫地点头，上车。

管止深夸赞了阿年一番，女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的确该有。

鉴于管止深太不要脸，阿年有样学样地对他吹嘘：“从小我就觉得我是如花似玉古代四大美女转世又带了一身仙女精灵气质，王母娘娘小时候给我托梦，让我长大后要注意人贩子，因为我长得太美啦！”

说完，阿年恶心自己中。

管止深淡定：“是么，王母娘娘有没有一并托梦告诉你，长大后你会遇到一个玉树临风倜傥风流内在堪比古代四大才子外表堪比男妓青楼说书的又集齐了一身皇上王爷贵族气质的男人，把你拐了去，因为他太帅了！”

阿年摊手，看吧，这口才，果然他是个说书的没差。

到了地方，管止深还没来，可是他已经点完了餐。

据服务员说，菜上来时，管总差不多也到了。

阿年在意的是，出来吃个饭，菜单都不给她看一眼就点完了……

要饿疯了，阿年等待菜们快点跑上桌子来的心，比等待管止深的心还焦急。阿年觉得管止深太狠，他是不是怕他的地位被菜比下去，才吩咐他来了再上菜的，捆绑式……这真的太狠毒了。

难怪他那个心理医生同学说，管止深是那种卸磨即刻杀驴类型，他不喜欢手下的高层们把战术叫“策略”，通常要称之为“手段”，他喜欢手段二字的书面气势，更喜欢绞尽脑汁地让强大的对手无力抵挡那种快感，不杀人不放火的情况下，管止深只以自己利益为重。

北京，阿年是第三次来。

她没有到处走过，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司机说，管总来北京，心情好的情况下会来这里吃饭，陪同的人，一般是张助理。阿年好奇，那不一般的时候呢，他带谁来？司机觉得可能说错话了，噤声。

这意思是带过其他女人来？

阿年，顿时吃味。

管止深抵达望京这家酒店时，司机打开车门，他弯身下车，一脸严峻地在与人通话，几分钟后，通话结束，他走了进来。

上来很多菜，阿年看得眼花缭乱，干菜烤河虾，茴香豆，糟凤爪，等等，拿起筷子，阿年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下口。

管止深给她介绍口味，让阿年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吃，还有，他认为哪一个好吃，建议阿年可以先尝试。

阿年抬头，半有情绪地说：“你以前跟其他人来，也是这么温柔地介绍？”

“我带谁来过？”他好奇，是不是司机说错了话。路上难免有些话题打开，真怕司机说错了什么，早知该交代清楚，对司机。

“我哪知道。”阿年瘪嘴。

管止深浅淡一笑，五官棱角分外魅惑，并不解释。

阿年暗自琢磨，好吧，他的确很优秀，很绅士，不经意地一抹温柔流露出来，估计很多女人，女孩子，都抵抗不了。他的34年人生里，不知道让多少女人心怦怦跳着破碎，他自己，又是否为了谁心肠疼痛过。

干菜烤河虾，成了桌上阿年最爱吃的，鲜红色的河虾，须多，吃起来觉得有些费事，不过阿年依然喜爱。

管止深像照顾孩子一样，帮阿年，阿年只负责吃就可以了。享受这种待遇时，阿年专注地看他，以前他对别的女人也会这样？所以说，阿年觉得，下辈子不当女人了，疑心很重，自己都觉得好累。

美食当前，是否该吃菜，而不是吃味那些有的没的呢。

九点多，阿年和他回去住的酒店。

管止深还有一点事情要忙，阿年在卧室床上，抱着笔电上网，管止深忙碌完到卧室时，抢过阿年的笔记本，搁在一旁，直接就吻了下去。

“可以吗？”管止深问。

阿年摇头，戴上耳机装死到底。

晚上十点半多，管止深叫阿年睡觉。

阿年说再看一页。

眼睛很干，阿年揉了揉，不舒服，管止深无事可做，阿年看书，他看阿年，拿过阿年笔记本旁边的眼药水，站在阿年面前，让她抬头。

阿年仰头，睁开眼睛，睫毛动了几下，不动了，滴眼液进入眼睛里，冰冰凉的感觉。另一只也滴了，两只眼睛都舒服了，再去拿起书，管止深抱住她，直接按在了床上，他说，不能看了，到了睡觉时间。

北京的第二天。

早晨阿年洗完了澡，吃完早餐，又去睡了一个半小时的回笼觉，没有大姨妈在身，轻松极了，这种东西就该一年来一次才对嘛……

阿年睡醒后，管止深早上出去一趟后也重新回了酒店。见阿年蹦蹦跳跳，他蓦地站住，眼神扫视阿年的身体。

止深一笑，倾倒阿年。

他带她见了一个知名律师，此人打过许多轰动一时的胜仗。路上管止深在车里对阿年讲，那座四合院，购买下来，他拿出的不是一笔小数字，四合院的价值也不会贬，然后阿年听不懂，有什么重要关系？

四合院现在是谁的，阿年不关心。

管止深对阿年说，当做是为了你爸爸做的最后一件事，他在里头出不来，外面的事情左右不了。

阿年沉默了一会儿，问管止深，四合院现在是谁的？

“在你二叔名下。”管止深说。

四合院怎么到的二叔名下，阿年不知，要详细地询问父亲，也许是这中间二叔耍了什么手段。

管止深对阿年说，你二叔在Z市已经买了房子，地段价位都极好，是一般人一辈子也买不起的一处房产。阿年点头，说这个她知道的，有一次陪影子去买房子，就看到了二叔一次性付款买房。

管止深再说，为你父亲生了一个小儿子的女人，很年轻，才三十几岁，大概看中的是你父亲有钱，为你父亲生了孩子，也是看你父亲没有儿子，以为生了一个儿子，站稳了地位，没想到你父亲因事被判。

管止深讲：“你二叔拿到四合院的产权，可能是和那个为你父亲生孩子的女人合伙串通了，欺骗你父亲。你父亲对你也许心里有愧，但重男轻女的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小儿子，孩子你父亲很挂念，为了儿子的未来愿意把四合院交出去，但你二叔从中欺骗了那个女人，把四合院最终弄到了他手上。”

“我二叔那么无耻？”阿年无语。

阿年觉得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四合院值钱，全款数额巨大。对于一直游手好闲的二叔来说是一块儿肥肉，父亲在里头出不来，做什么说什么都不方便，一定是二叔为所欲为了，听管止深这样说，那么，父亲在外头的那个女人，也不是特别有脑子，否则，怎么会再被二叔摆了一道儿。



“你二叔不仅欺骗你父亲这一点无耻，你二叔还和你父亲的女人在一起了。”管止深再说出的惊人的话。

阿年错愕。

在一起了？什么意思？

管止深说：“你二叔游说那个女人，跟他在一起，一个没名分的嫂子，跟了小叔子，哥哥的孩子，他当小叔子的照顾着，哥哥的女人，他当弟弟的也一并照顾着。”阿年父亲找的那种女人，私生活混乱不止一天两天，是个男人就行，和阿年二叔上过一次床，就习惯了这个男人。

没想到是被骗了。

那个女人现在目睹阿年二叔带着别的女人四处游玩，用钱如流水，那个女人开始担心孩子未来得不到一分钱。

阿年大概了解，二叔在Z市买房子的钱，应该是父亲那一笔买四合院的钱，剩下不少，管止深当时松口，给免下去了许多，却进入了二叔的口袋，供给二叔逍遥快活。

最让阿年生气的是，二叔，跟爸爸的女人……发生那种关系。

管止深对这种事没有过分惊讶，听的看的离奇事情比这过分很多，因为那个人是阿年的爸爸，所以他才帮忙。

起码不能让四合院落入阿年二叔的手中，一座可以生出许多钱的四合院，到了阿年二叔手之后，不出几年，一定挥霍一空，阿年二叔什么虚伪德行，管止深知道。

阿年不懂这些，也没有办法为谁打算，更不知道从何下手。阿年不想争父亲的任何东西，一分一毛都不想要，以前没要，现在也不需要，管止深在说服阿年，让阿年出面争一下，算是为那个可怜的弟弟。

孩子太小，无辜，他认为那毕竟是阿年父亲的儿子，时家唯一的男孩子。母亲愚昧，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长大后孩子恐怕会走错路，该属于那个孩子的财富，不应该全被阿年二叔挥霍一空。

阿年思考了一路，那个孩子，阿年没见过，的确是自己的弟弟，没有任何关系，但有血缘关系，被一个愚蠢被骗的母亲带着，如果这孩子是二十几岁懂事了，跟母亲一样，那阿年就不会搭理的，可是，真的太小了。

四岁左右那么大。

时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子。

管止深不用阿年做什么，出庭的时候去出庭，一切听律师的，其他的管止深已经打点好，事情进行中。

跟律师谈事情的地方，很静，阿年看了身旁的管止深一眼，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帮助父亲，见过父亲了吗，受到的是父亲的嘱托。

可是父亲怎么会信任他的？都没有问她什么，认不认识这个人之类的。

帮助父亲的小儿子争夺财产，这种行为，其实有必要和没必要是各占一半，阿年完全